

反孔故事選



反孔故事选

本社编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S00111521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太原

反孔故事选

本社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frac{1}{4}$ 字数: 8.千字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0,500册

书号: 11088·26 定价: 0.33元

目 录

劳动人民反孔的故事

.....	王 倜 王威宣 朱 力 倪生道 赵廷朋 徐得人 聂加恩	
柳下跖反孔的故事		(2)
陈胜、吴广反孔的故事		(8)
黄巾军反孔的故事		(16)
黄巢反孔的故事		(22)
王小波、李顺反孔的故事		(29)
方腊反孔的故事		(37)
钟相反孔的故事		(43)
红巾军反孔的故事		(48)
红袄军反孔的故事		(53)
刘六、刘七反孔的故事		(60)
李自成反孔的故事		(67)
太平天国反孔的故事		(76)

孔丘丑态集 山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智”到哪里去了?	(82)
接舆嘲孔丘	(84)
孔老二问津	(86)
丧家之狗	(88)
孔骗子求官	(91)

粪坑里的石头 (94)

孔丘哭周公 (96)

孔丘哭颜渊 (99)

复辟迷梦的破产 (101)

鲁迅批孔的故事 魏格铭

战斗的第一枪 (106)

一场“青年必读书”的论战 (111)

反击“中庸攻势” (117)

打“虎” (123)

揭露帝国主义尊孔的阴谋 (129)

揭开尊孔迷雾下的“两个世界” (135)

“世界正由愚人造成” (141)

怒斥侵略者和卖国贼的“王道” (146)

痛揭“敲门”丑剧 (152)

永不休战 (158)

劳动人民反孔的故事

王 侗 王威宣 朱 力 倪生道
赵廷朋 徐得人 聂加恩

柳下跖反孔的故事

春秋末期，奴隶们面对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剥削，纷纷起来造反，奴隶起义军遍布各地。

当时，由一位叫柳下跖的奴隶领袖率领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有九千多人，威震天下，锐不可挡，把奴隶主贵族阶级打得焦头烂额，胆颤心惊。他带领的军队所到之处，那些奴隶主贵族都吓得望风逃窜，大贵族龟缩在城里，小贵族躲进土堡子，不敢抵抗。跖在起义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奴隶们都十分拥护他，爱戴他。

但是，一心要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孔老二，却对跖和他带领的起义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诬蔑跖不守“王法”，不讲“孝道”，千方百计要破坏这支队伍。

一天，孔老二穿着大袖口的长袍，头上戴着象树枝一样的高帽子，腰里系着一根象死牛肋骨一样的皮带，皮带上还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青铜剑，带着他的忠实奴才颜渊、子贡，坐着老牛拉的破车，鬼鬼祟祟地向起义军的驻地赶来。



这时，跖和他带领的起义军，正在山野丛林里休整，战士们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操练活动。忽然，山门口的传令兵跑来向跖报告说：

“山门口来了三个人，为首的自称孔丘，要来见你。”

跖一听到“孔丘”二字，立地火冒三尺，说道：

“这不是鲁国那个奸诈、虚伪、狡猾的巧伪人吗？这个家伙不种庄稼白吃饭，不纺花织布白穿衣，整天就知道替奴隶主效劳，到处摇唇鼓舌，惹是生非，用他编造出来的什么‘孝’呀，‘悌’呀，迷惑天下，欺骗群众，无非是想捞个大官，骗点钱财。请你代我告诉他，让他快滚！”

传令兵急忙出来，用跖的话义正词严地痛斥孔老二。可是，孔老二还是死乞百赖地要见跖，并说：

“请您告诉跖将军，我是他哥哥柳下季的好朋友。一定想见见他。”

传令兵见这条癞皮狗硬是不走，便又进去向跖报告：“那个孔老二要死皮不走，还说他和将军的哥哥很要好，非要见你不行。”

跖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孔老二听到传令，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见了跖，又是打躬，又是作揖，跖头也不抬，劈头就质问道：“你来干什么？”

孔老二急忙欠身，说：“将军天下闻名，孔丘前来拜望。”

跖说：“你到底是要干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

孔老二清了清嗓子，装模作样地说：“父兄死了，不葬不祭是不孝不悌，奴隶杀主子是不仁不义，这都是背弃祖宗的礼制。现在，社会上议论将军求利舍义，所以，特地来报告将军，并请将军改弦更辙，效法先王圣贤的仁义孝悌，服从先王圣贤的礼教。”

跖对这些话，早就深恶痛绝，马上站起来据理驳斥道：“什么先王圣贤？你们这些君子大人，不耕不织，鱼肉人民，无恶不作，有什么仁义孝悌？周文王、周武王，行为卑鄙可耻，算什么圣贤？你鼓吹的那些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等人都是逆流而死，死得象臭水沟的猪狗，你和他们是一丘之貉，没有两样。你这个家伙，到处逢迎拍马，招摇撞骗，真是无耻。”接着，跖又说：“你不是自称为有才能的人吗？那你为什么被鲁国赶走，在卫国无立脚之地，在齐国没人理睬，在陈蔡绝粮七日，几乎饿死，这说明天下人都讨厌你，憎恨你，你还自吹自擂什么？”

孔老二被跖驳得垂手低头，哑口无言，转而又用花言巧语，装出皮笑肉不笑的脸色，说道：“我听说

天下有三种美德，一是相貌美，可以使人敬畏；二是学问高，通晓天文地理，可以明辨是非；三是勇猛果敢，可以聚众率兵。这三种美德，要是具备其中的一种，就可称王称霸。将军你一人就具有这三种美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是你偏偏做了‘强盗’，被人称为‘盗跖’，我真为你感到羞耻啊！”说着，又把身子凑过来，带着诱惑的语气说：“你如果肯听我的话，那你就放下武器，解散队伍，不再造反，我愿意为你到吴、越、齐、鲁、宋、卫、晋、楚等国去活动，让那些国君为你造几百里地的大城堡，请周天子封你为诸侯，统治十万以上的奴隶，你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看这该有多好啊！”

跖听了勃然大怒，猛地把桌子一拍，抽出宝剑，指着孔老二的鼻子痛斥道：“孔老二，收起你的鬼八卦，我知道，喜欢当面吹捧别人的，也必然喜欢在背后诽谤别人。你孔老二今天花言巧语，妄想拉我下水，向奴隶主屈膝投降，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告诉你，我们这些人活着，就是要消灭你们这些吃人虫，打倒奴隶主；死了也要在棺材里放一把铁锤，见了周文王、周武王和齐桓公、晋文公等，就敲碎他们的脑袋。你孔老二开口文王，闭口武王，穿长袍，戴高帽，讲的净是假话，办的全是骗人的事情。你欺世

盗名，想得到高官厚禄，骗取荣华富贵，是真正的天下大盗，应该称你为盗丘才对。”

孔老二挨了跖一顿痛骂，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最后，还是说他那一套什么“文武周公”、“仁义道德”之类的话。跖没等他说完，就怒斥道：“孔老二，你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赶快滚蛋！”

孔老二一听，吓得屁滚尿流，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退出门来，浑身直出冷汗，站都站不住，两手嗦嗦发抖，连缰绳也拿不稳，接连掉了三次。

这时夕阳含山，天色昏暗，跟着孔老二的颜渊和子贡早被吓得六神无主，两个提的提，拽的拽，忙乱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把老朽孔老二扶上了牛车。孔老二还没坐稳，就着急吩咐，快走逃命。子贡拉着牛的轡头，颜渊狠劲抽了一鞭，老牛拉着破车，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沿着崎岖的小路，向山下走去……

陈胜、吴广反孔的故事

公元前二〇九年，秦二世胡亥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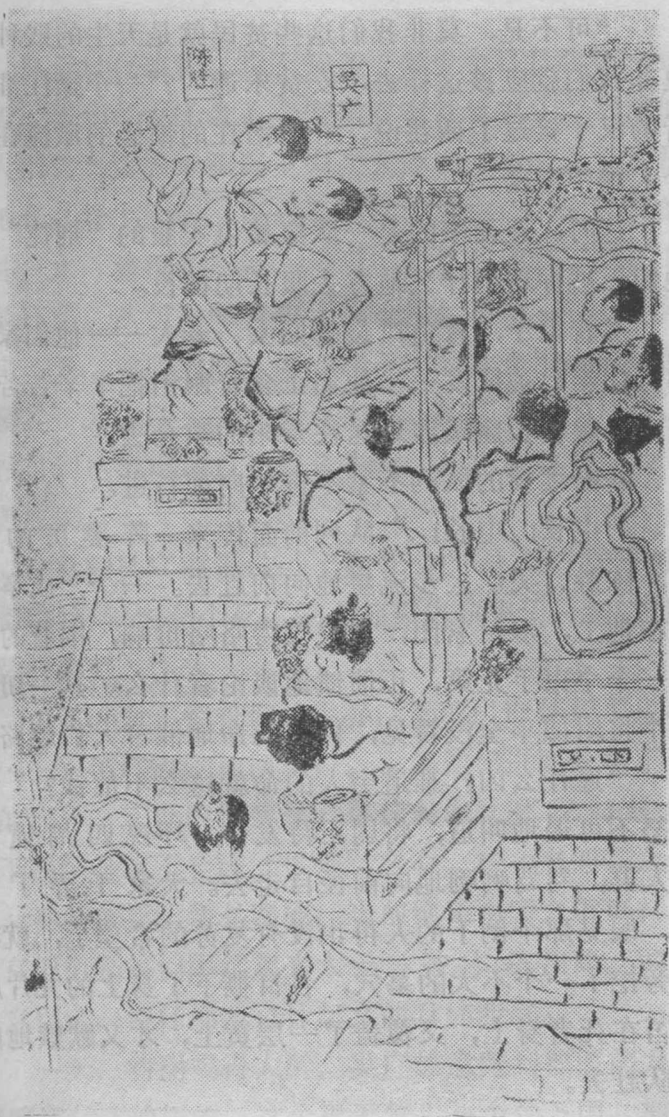
七月的一天，骄阳似火。

一支零乱疲惫的队伍在蜿蜒的山路上蠕动，这支仅有九百人的队列，足拖了有里许长。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褐色的麻布片早已遮不住身体。一张张汗污的脸呈现出疲惫不堪的神色，东倒西歪，两只麻木的腿机械地向前挪动……

“装死吗？快点！”走在队伍旁边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拚命地吆喝着。他身后挎着一口青铜宝剑，一手把一根皮鞭举向队前，立刻，许多仇恨的目光射向他，他身不由主地把鞭子放了下来。

这汉子和走在后面的另一个五短身材，同是将尉，他们奉了二世的命令正押送着这一支从乡间征发的贫苦农民向渔阳进发！

“他娘的，还让人活不？赶了这么个倒霉差使，催命鬼整天逼着赶路，——家乡又遇大旱，颗粒不收，这日子可真过不下去了！”队伍中一个操河南口音的年轻人愤愤地说。



“可不是，莫非我们这些贫民就是天生的贱种？莫非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安贫乐道’？”一个操江淮口音的汉子接过了话茬说。一股潜在的愤懑的激流在每个人胸中激荡。

这时，迎面来的是一队穿赭色衣服的“刑徒”，他们正被押送到什么地方去服长期徭役。

挑着担子，背负口袋的妇女、老人——他们家里的青壮年已被征发——他们正含着眼泪把辛辛苦苦收获来的粮食长途跋涉地送往荥阳的敖仓去。

断断续续的队列不紧不慢地向前行进。

“屯长！屯长！”队列前面传来一阵凄厉的呼叫，陈胜、吴广大步流星地向前赶去。一个“戍卒”倒在地上，双目紧闭，牙关咬得咯咯价响，围着同伴一个个束手无策，正愤愤地谈论着什么。这一切，两个将尉似乎全没看见，仍在死命地催着人们赶路。

“逞什么凶？难道穷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陈胜怒不可遏地叫道，将尉正待发作，环视四周愤怒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向前径自走去。大家干弄了半晌，眼见那个倒下的人再也没有复苏的希望了，就在道旁挖了一个不大的墓穴，各自撕下了身上的几片麻布苫在死者身上，又覆盖了一层黄土，才又默默地向前队赶去。

队伍日夜兼程，也不知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一天，走到了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境内），瓢泼似的大雨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大泽乡，本来是一片沼泽地带，赶上大雨，不一会，便汇成白茫茫水汪汪的一片。水，淹没了庄稼，淹没了田庄，切断了队伍北去的通路。队伍一时再也无法进发，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来。天，愈阴愈厚，雨，愈下愈大，全没有放晴的希望。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按照秦朝的法令，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是要杀头的，死亡威胁着九百个贫苦农民。

陈胜和吴广商量说：“如今逃亡是死；误了期限，走到渔阳也是个死；倒不如豁出命来干一场，也许有活的希望。”

“对，为了穷哥们的生存，干吧！即使死了也心甘……”吴广激动地回答说。于是他们进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二世凶狠残暴，草菅人命，对我们这些“下民”是绝不会施“仁爱”之心，行“忠恕”之道的，不是鱼死，便是网破，当前绝无中庸之道可行，只有把穷兄弟们团结起来大干一番才是出路。两人主意已定，便仔细地合计起义的具体步骤。

一天，将尉喝得大醉，吴广故意跑到他面前大声嚷嚷道：“他妈的，这个鬼天气，一个劲下雨，期限

早过了，我看趁早散伙得了。我是非走不可的。”将尉听了这番议论，十分恼火，仗着酒兴，抽出鞭子就打，继而又拔出剑来向吴广砍去，说时迟，那时快，“嗖”，吴广一个箭步跳上去，劈手把剑夺来，手起刀落“嚓”地砍下了秦朝镇压人民走卒的狗头；另一个将尉正待逞凶，早被陈胜一刀挥作两段。

反抗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戍卒们闻声早已赶来，陈胜跳上一块大石头慷慨激昂地说：“穷兄弟们，我们都是被二世强逼来服役的，如今天下大雨，误了期限。我们即使冒雨跋涉到渔阳，也是要杀头的，就是不杀头，去干那种苦差使十有六七也是要送掉性命的。男子汉大丈夫不死便罢，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四下鸦雀无声，几百双圆彪彪的眼睛迸发出愤怒的火光，一双双拳头早已攥出了满把满把的汗。陈胜继续说道：“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都是骗人的鬼话，那些帝王将相难道真是天生的贵种吗？”

“陈大哥，我们听你的，刀山火海都敢闯。”

陈胜提高了嗓门说：“现在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去‘犯上作乱’，去造秦二世的反！”

“对呀！去造反！”炸雷般的吼声响彻了原野，震撼着山川，矛头直指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